凉州往事

当命运的手扼住咽喉时，
崇高与卑微，坚强与懦弱，善良与邪恶，一一现形。
是什么支撑人们走过漫漫严冬……

许开祯◎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苍凉大地上的家国情仇

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末西北凉州境内古浪县的乡村。神秘的水家大院上演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：三小姐水英英与仇家二公子仇家远私奔、水二爷给亡儿办阴婚、仇家远提出在青石岭种草药、药草的疯长引起疯狂的药品争夺战、何家二公子何树杨被俘后当了叛徒、水家被强占、英英被迫下嫁长工拾粮……

恩怨交织的水、仇、何三家先后被命运的手戳出了大大小小的洞……

上架建议◎社科·小说
ISBN 978-7-80251-176-7
9 787802 511767 >
定价：29.80元

凉州往事

许开祯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凉州往事 / 许开祯著.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09.5
ISBN 978-7-80251-176-7

Ⅰ.凉… Ⅱ.许… Ⅲ.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Ⅳ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68847号

本书版权由金城出版社独家拥有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版权所有©2009金城出版社　侵权必究

凉州往事

作　　者　许开祯
责任编辑　陆建伟　余　莹
开　　本　710×1000毫米　1/16
印　　张　21.5
字　　数　421千字
版　　次　2009年7月第1版　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印　　刷　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80251-176-7
定　　价　29.80元

出版发行　金城出版社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　邮编：100013
发 行 部　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　(010)64222699
总 编 室　(010)64228516
网　　址　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邮箱　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　陈鹰律师事务所　(010)64970501



引子 /1

第一章 私奔 /3

风儿一阵紧过一阵，猎猎风声卷起的，不只是峡谷的惊叫，还有一颗少女的心。水英英幸福得要死了，她还从没跟家远哥这么亲近过这么幸福过呢。

第二章 种药 /43

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头上三位来客突然做出的这个决定，将平静的青石岭带入一场漩涡。此后若干年，以养牧为生的水家大院便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药争夺战中。

第三章 阴婚 /63

孙老道这一天让人们见识了他的功夫，从拜高堂到拜天地，他把一对死人儿弄得跟活人儿一样，非但显不出一丝恐惧，反而，让人们大大开了眼。等三串炮仗响过，新人再次入了洞房，水家大院就溢满了欢乐。

第四章 拾草 /91

天啊，她笑了，笑得那么可爱，笑得那么开心。英英也还以微笑，并尝试着，要抱一抱拾草。就在她把双手伸到拾草身下的时候，突然，炕上那双眼睛灭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五章 拜师 /109

六月末这个空气里弥散着浓浓草药香的后晌，水家大院后院一间小客房里，一个秘密不为人知地发生了。按照药师这一行的规矩，刘喜财让拾粮行了简单的拜师礼，磕了三个响头，就算将他收到了自己门下。

第六章 运药 /131

仇家远策马而行，脑子里是关于自己到青石岭的神圣使命，以及由这使命引起的种种凶险。他再次告诫自己，一定要沉住气，任何时候，都不能犯冒险的错误。

第七章 人祸 /149

水二爷辛苦一世挣得的银两就这样横陈在冯传五眼前，妈呀，咋这么多，咋这么多么？天老爷，这得盖多大的宅子，娶多少房姨太太才能花掉！

第八章 入赘 /167

拾粮是困惑得吃不下，他脑子里反反复复闪出水英英那张脸，那是一张曾经高高悬在云端里的脸啊，望一眼都那么奢侈。一个陌生的声音从遥远处飞来："她真的要嫁给我，水家三小姐真的愿意嫁给我？"

第九章 门板 /197

这也怪不得他，毕竟，他在门板上，睡了三年啊，毕竟，里间那扇门，拿杠子顶了三年！三年，能破灭多少东西，又能滋生多少东西？

第十章 争药 /223

司徒雪儿还没来得及叫骂，更让她气绝的消息到了。

青石岭让尽大掠了！

第十一章 缘 定 /245

水红水红的被窝，还是新婚之夜盖过的，盖过一次后，就又放进了箱子，一直压到现在。今夜他要是再不来，这被窝，怕又要在箱子里锁几年。

第十二章 农 会 /263

不管水二爷有多憋气，农会风波却是越闹越大，一连数日，熊熊烈火不但燃烧了整条峡谷，火苗甚至窜到了偏远的万忠台。

第十三章 屠 杀 /283

一个，两个……被马家兵反捆着的人此时就跟羊一样，不，甚至还不如羊。羊临死时还会拼上全力挣扎一下，而此时押到桥上的这些人，一个个像是抽掉了肋骨，再也没有人的那份儿精神。

第十四章 药 师 /309

拾粮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孔杰玺描绘的那一幅蓝图的诱惑，第二天，揣着一颗不安的心走进这座藏满了伤心和秘密的日渐败落的院子。

第十五章 斩 穴 /327

那个落雪的夜晚，西沟来路也是莫名的兴奋。他终于等着了机会，一个亲手为水老二斩穴的机会。

引 子

都说，这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土地，仿佛空旷和苍凉，就是它的写照。唐人王之涣便吟道："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"

春风不度玉门关啊……

那个也曾将脚步送到过这片土地上的王翰更绝，竟说："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"葡萄美酒都有了，居然又醉卧沙场君莫笑。

大约正是因为他们的缘故，这一片土地，就显得格外苍凉，也格外悲壮。血和泪，便成了这片土地世世代代的主题。

然而，这一片土地，又是那么的富饶，那么的多情，仿佛每一块石头，都含着一个动人的传说。于是富饶与贫瘠，粗犷与多情，就成了关于这片土地永远的争执。

这片土地叫凉州。

古书上说，西出长安，千二百唐里，黄河远上白云间，有好大的城池，便是凉州。司马光也写文章说，从安远门以西，西尽唐境，一路上桑树遍野，胡麻翳垄，每隔不远，就有惹客吃酒的青旗幌子；天下最精悍的河西节度兵马，用日行五百里的骆驼传送军报……

史书记载，公元前 121 年，汉武帝开辟了河西四郡，即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四郡。武威，即武功军威之意，因此而得名。当时武威郡领姑臧、张掖、武威、休屠、揟次、鸾鸟、扑擐、媪围、苍松、宣围等 10 县，治所在姑臧。元封五年（公元前 106 年），分天下为 13 州，各置一刺史，史称"十三部刺史"。武威郡属凉州刺史部，凉州之名自此始，意为"地处西方，常寒凉也"。三国魏黄初元年（公元 220 年），魏文帝置凉州，一直到西晋，姑臧均为凉州治所。东晋、十六国时期的前凉、后凉、南凉、北凉及唐初的大凉，都曾建都于此。

地处西方，常寒凉也。原来它寒凉啊——

不只是寒凉，狼烟，烽火，战乱，地震，老天爷把所有的灾难，都降临到了它

头上。这片土地，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人，竟然就给存活了下来。

到了这一年，这片土地居然又奇奇怪怪富饶了起来，居然就成了聚宝盆。一种种稀奇古怪的草，生长在了这片土地上。然而，灾难也随之而来……

第一章　私　奔



风儿一阵紧过一阵，猎猎风声卷起的，不只是峡谷的惊叫，还有一颗少女的心。水英英幸福得要死了，她还从没跟家远哥这么亲近过这么幸福过呢。

1

五糊爷带上拾粮上路的时候，还是一脑子的雾水。两天前他被青石岭牧场主水二爷召去，原以为是说丫头拾草的事，没想，水二爷只字未提拾草，倒是怪惊惊地说，我想让拾粮到院里来。

让拾粮去院里？这个老东西，总是做些莫名其妙的事。来自东沟的老光棍五糊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，却煞有介事地告诫拾粮："饭碗是给你找下了，能不能端住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"

这是春天里一个太阳很暖的上午，峡里峡外正是一片绿的好时候，风从青石岭顶上吹下来，吹得滩里一片滋润，整个大草滩沐浴在一片祥和中。打青风峡来的这一老一少各自揣着浓浓的心事，往青石岭去。一波儿一波儿的风正荡起马莲，波涛一样，汹汹涌涌，煞是好看。马兰花开得耀眼，蓝莹莹的花朵将脚下的大草滩映衬得十分绚丽。尽管拾粮心情十分的压抑，可脚下踩不碎的满滩景色还是诱得他一次次想张开闷着的嘴巴，说些什么。

拾粮是青风峡西沟斩穴人来路的儿子。来路两个儿子，老大拾羊是个废人，傻着哩，吃饭都得人喂，来路这辈子，是指望不上他了，这个老二，就重要得很。按沟里人的话说，命根根呢，要多宝贝有多宝贝。这小子生得眉清目秀，一双眼睛水汪汪的，猛一看，比他家拾草还秀气。看得久了，才发现那双眼里，除了水还有别的东西。五糊爷说那叫灵气，天地间最金贵的一样东西。不过五糊爷又说："可惜了那双眼睛，要是长在何家或仇家那两个少爷公子脸上，那就了不得了，将来一准是个人物，老天爷瞎了眼，竟长给拾粮这个草苗子了。"

大草滩位于拾粮他们的青风峡东端，一过了青风峡，世界仿佛唰地变了个样，山不再那么危崖耸立，树不再那么苍苍郁郁。一切，像是一下从绝境中透过气，变得辽阔舒畅起来，人的心也跟着从峡谷的压迫中缓过劲儿，随着这草滩的起起伏伏，慢慢舒展，随之生出一些峡谷里生不出的东西。

这阵子，拾粮的心情就是这样，他连着呼了几口气，很明显，他被大草滩的辽阔和壮观震住了，也诱惑住了。这个十五岁的苦命孩子，生平第二次走进不属于他的景色，感觉既新鲜又沉重。恍惚中他记起，第一次到青石岭时的懵懵情景。那时他六岁多，七岁也说不定，反正很小，是跟着父亲来的，好像是为了一斗青稞，父亲来路想把他顶到水家大院去。

"顶"是沟里人的一种活命方法，意思跟抵押差不多。他家欠了青石岭水家大院一斗青稞，没法还，只能先把他顶进去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，有一日有钱了，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再把他赎回来。遗憾的是，那次没顶成，水二爷先是像草滩上交易牲口一样，重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拍得他单薄的身子差点倒下去。尔后，水二爷使足了劲，冷不防地冲他瘦得跟树桩一样的小屁股美美踹了一脚，他就给跌倒了，一个狗吃屎趴下。爹很后悔，怪上路时没给他多吃上几个窝头，或者多喝上两碗糊糊，那样他就不会轻易让水二爷踢趴下。可爹并没有怨他，像扶起地里的一根秧苗一样扶起他，目光不安地盯住一脸气势的水二爷，问："二爷，成不？"水二爷收回自己牦牛一样的目光，很扫兴地呵斥了一声："领走！"然后，又虎视眈眈地踹别人家的孩子去了。

七岁时的记忆就那样搁在心里，就跟沟里的苦焦藤一样，牢牢地把拾粮的心给绊住了，绊得他有些难受，也有几分不服输。现在他长大了，成人了，再也不怕水二爷一脚把他踹趴下。但，对将要走进的水家大院，心里还是怵得很。

来之前爹一直给他鼓气："甭怕，娃，啥也甭怕，人活在世上，没啥怕的。你越怕，这日子就越压你，爹死都经过几回了，还怕个活？眼一闭，心一横，咬住牙你就往前活，他们能活过去，凭啥我的娃活不过去？"爹说话的时候，眼里的火苗儿一扑一扑，好像儿子只要进了水家大院，只要当了长工，他家的日子，就再也不用愁了。

拾粮不敢让爹眼里的火苗儿灭掉，更不敢让爹心里的火苗儿灭掉，十五岁的他已深深懂得日子的艰难，他说："爹，我不怕，我真的不怕，我记住爹的话，死活都得横下一条心。"

来路似乎满意，尤其拾粮说出"死活都得横下一条心"这句话，来路的满意就显显地挂在脸上了。不过，过了一会儿，来路还是叹了口气："娃，你怕哩，你还是怕哩，我看见你双腿打战哩。他水老二不是老虎，外人都说他是老虎，你爹我不信，你也甭信，就算是老虎，你也豁出来让他吃。"来路说到这儿，眼里突然喷出一道子光，很邪乎，他猛地从地上站起，压磁了声音冲拾粮说："让老虎吃了总比让野狗叼了金贵！"

拾粮点头，爹这句话把啥都说透了，宁可让老虎吃，也不能让野狗叼！这么一想，他的双腿就不战了，真的不战了，硬硬实实，就把他支撑在地上。

来路很欣慰，自己的儿子像个男人了，顶天立地的男人。于是欣然点头，让他到水家大院去。

拾粮紧追几步，撵上五糊爷，有点新鲜地说："这花，咬人脚哩。"毕竟还是孩子，一看到有景致的东西，心里那股儿愁便给没了。五糊爷没吭声，他的目光略显倦怠，对大草滩，他早已看疲了看没味了，一点不像拾粮那样少见多怪。弓着的腰因了几个时辰的跋涉，越发佝偻，这样，他矮小的身子就更是没了形状，像草滩里萎缩了的一朵蘑菇，又像一只笨拙的兔子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跳。拾粮瞅了一眼，想笑，又觉笑被什么堵着，不敢发出来。他咳了一声，打五糊爷身上挪开目光，想把脑子里那层困扰他的愁给甩开，一抬头，猛就给镇住了。半晌，才惊乍乍叫出了声：

“牦牛，白牦牛！”

五糊爷这下恼了，他正在怔想着一件事儿哩，拾粮的尖叫打断了他。五十岁的老五糊总有一肚子事儿要想，走路的时候也不得安闲，让拾粮一惊，想到一半的事儿突然若兔子般跳走了。他扯开嗓门就骂：“拾粮你个狼吃的，你妹子快死了，你还有心思看牦牛？”骂完，也不管拾粮咋个想，又低了头，弓了腰，蹶蹶蹶往前走。拾粮眼里的牦牛顿然没了影，再往前走，草滩上一个个跃出的，就全成了妹妹。

拾粮的妹妹快要死了，五年前得的病，前前后后看遍了能寻到的中医，看得家里清清荡荡见了底，还是不见好。眼下，正躺炕上耐日子哩。

本来拾粮在东沟里打短工，给东沟何家干些零杂，何家要说待他也不薄，没把他当下人看。可短工毕竟是短工，干的活多，挣的钱少，一听青石岭水家让他当长工，拾粮心动了，嚷着要来。父亲来路先是闷住声，不表态。来路总是这样，很多事儿上都不轻易表态，好像一表态，就显不出他的智慧了。其实他哪有智慧，这东西二沟，最没智慧的，怕就是他来路。不过他不承认，总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有智慧。最好的表现方式，就是遇事轻易不表态。当然，这件事本身也有难度，一是来路对儿子吃不准，到底能不能干得了长工？二来，拿水家跟何家比，两家里挑一个，也让他为难。最后还是五糊爷定的夺。

“来路你个木头鬼，这好的事，你想错过？”这是五糊爷一贯的做派，啥事儿到了他嘴里，都是好事，就算爹死娘嫁人，他也能说得天花乱坠，让你觉得八成人世上真就没啥坏事。其实好事坏事，他自个压根就不知晓，也不去想，他那张嘴，是说媒说惯了。偏是来路爱听，凡事只要五糊说了，来路就听。事儿最终就这么定了，拾粮到青石岭当长工。

这事惹得东沟何家很不满，东沟财主何大鹕站在村巷里骂：“来路，你个挨刀子的，吃着碗里的巴望着锅里的，我何大鹕哪里薄待你了？”来路咧咧牙，做出个很痛苦的表情，意思是拾粮要去，他也没办法。何大鹕知道他的脾气，骂了几句，不骂了，冲儿子何树槐说：“把工钱算了，往后，就是饿死也甭让他进这个门！”

来路清楚，何家是舍不得他儿子拾粮，拾粮进何家这一年，他的眼力和苦心得到了何家上下的普遍认同，尤其东家何大鹕，更是拿他当个宝。可惜，水家开的工钱高，而且，水二爷说了，要是拾粮能来，丫头拾草的财礼，再加二石豆。

二石豆呀。

远处的牦牛很安静，远比草滩上奔走的这一老一少悠然自得，闻见草滩上陌生的气息，它们似乎抬了抬眼，冲这两个闯入者巴望了一下，但很快便又被岭顶的白云和眼前疯绿的大草滩吸引了，对这两个陌生来客，压根就不屑一顾。拾粮的惊讶一点也不过分，这是青石岭独有的白牦牛，纯白，毛色整齐得就跟精心修剪过一样，体格健壮，样子也远比岭下或其他地方的牦牛要好看。据说肉更香，牛骨炖出的汤，

滋阴壮阳，要是加上青石岭顶的雪针菇，那味儿，香死个人哩。可惜拾粮没吃过，五糊爷也没吃过，这哪是他们这种草苗子吃的，能这么远远望上一眼这些尊贵的畜牲，已是他们的福气。

白牦牛，世上独一无二哩。

要不，水家能发那大的财？

远处，姊妹河哗哗的，水从青石岭山涧间流出来，带着雪域高原独有的纯净，还有一年四季的清凉，流得那么滋润，那么惬意。仿佛，终年累月，它从没有过不顺心的事。这点儿，让草滩上的两个人嫉妒。远远望去，傍山依水的水家大院一片安详，正午的阳光直直照下来，将山脚下的这座大宅子沐浴在祥和中，那青石砌起的两丈高的宅基墙在阳光下发出青幽幽的光儿，青石墙中间，一道铺满碎石的坡道缓缓散开，将院门跟大草滩连在一起。那是进出院门的坡道。坡道两旁，八棵碗口粗的青松如同八把绿伞，将艳丽的阳光挡在了草滩上，坡道终年便发出湿扑扑的光儿。顺着基墙望上去，水家大院恍若青石岭上的庙宇，青砖绿瓦，风格冷峻。那带着藏式风格的廊檐还有雕画，越发让这座宅院有了庙的空灵与神秘。不过它的确不是庙，它是青石岭牧场主水二爷这辈子的杰作，比之东沟的财主何大鹏，还有平阳川大商人仇达诚，水二爷的豪气与爽气可见一斑。

五糊爷还是低了头走，路也不看，深一脚浅一脚，仿佛跟谁生气似的。拾粮倒是走一步看三看，脑子里渐渐将难心的事儿给忘了，忘了好，忘了他就可以一门心思投入到草滩上。草滩的确新奇，这也惊眼，那也稀怪，不过，看着看着，拾粮的目光就又沉了，心也跟着重起来。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不该有的沉重，偏是拾粮这娃，天生心事就重，脑子里，整天藏着稀奇古怪的事，还有想法。这就让人破烦，不该想的事你偏要想，不该琢磨的道理你偏要琢磨，你这人，麻烦就比别人多多了。

拾粮这阵想的是，天呀，这阔的草滩，这等架势的宅院，真就如五糊爷所说，会留下我拾粮？

不敢想，真是不敢想！拾粮惶惶地收起念头，紧跟了几步，再次撵上五糊爷，刚想问句啥，忽听得耳边一阵风响，一抬头，一匹马呼啸而来。是一匹纯种蒙古马，草原上奔驰的那种。马背上，是一头戴毡帽身披藏袍的飒爽女子。女子俯身策马，状若一支离弦的箭，直直地朝拾粮和五糊爷扑来。藏袍迎风飘起，恍若一面猎猎的旗。这草滩，一下就成了她的世界！马蹄声声中，天空惊起一股旋风，惊得拾粮张口就喊："马，马——"

五糊爷正在撒尿，上路时喝的豆面糊糊，一路上就是尿多。一听拾粮又惊乍乍的，头也没回便骂："喊魂啊，你个木头鬼，马也没见过？"话还没完，一股疾风扑他而来，那马闪电一般，刚才还在几十丈处，眨眼功夫，马的鼻息已喷到他脸上，等他抬头，看清马上的人，吓得魂都出了窍，裤子也顾不上提，抖抖地说：

“三……三……小姐。”“姐”字刚落地，马鞭已冲他甩来，五糊爷跳个蹦子，躲开马鞭，声音扯直了喊：“三小姐，你可不敢打我呀，我是……”

就听马上的三小姐说：“又提着裤子在这儿放你的脏水，你个老五糊，真是不长记性。”

五糊爷这才记起刚才自个在撒尿，水家这草滩，是忌讳脏物的。为撒尿，五糊爷已挨过几回鞭子，可脑子一忙，就把这禁忌给忘了。忙提了裤子说：“憋急了，我是憋急了嘛，再说，我这是给草滩上肥哩。”

啪一声，鞭子甩在五糊爷左脚上，三小姐这次没饶过五糊爷。若要不是这阵子五糊爷往他家跑得勤，怕是，这鞭子要甩在他撒尿那物件上。五糊爷立刻疼得妈哟一声，抱了脚狼嚎。

“再敢乱说，我把你的老鼻子甩下来！”这话从马背上那张漂亮的嘴里骂下来，骂得五糊爷开了心，咧着老嘴笑了，骂得拾粮却像是中了魔怔，整个身子都僵在草丛中。

马背上的人懒得看拾粮一眼，也懒得再理五糊爷，五糊爷还在抱着脚放老声，明显有装的成分，生怕马上再甩下来一鞭子，三小姐一甩鞭，一声长嘶响过，枣红马破风而去。

就这一分钟的工夫，拾粮的衣裳就湿透了，是汗湿透的，心像是让鞭子掠到了空中，找不见了。目光呢，他哪还有目光啊。这一场旋风，把啥也给掠走了。

半天，拾粮才醒过神来，像是做了场梦般，追上五糊爷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马上那丫头，就是？”

“夹嘴！”五糊爷恶狠狠说了一声。

跟所有的长工进门一样，这一天的拾粮，着实经受了一番煎熬。甭看他是水二爷点名喊来的，真到了进院这一刻，水家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威严，美美地震了他一下。

水二爷端坐在太师椅上，正经得很。一袭长袍裹住了他宽厚结实的身子，那身子，猛腾腾就像一头牛，跟五糊爷的矮小和拾粮的瘦弱比起来，水二爷就显出了长吃牦牛肉的优势。脚上，是一双青布圆口鞋，做得十分讲究，一针一线都透出做鞋人的灵巧还有精致。拾粮瞪着双眼冲鞋发了会呆，忽然就想起从未见过面的娘，怪得很，拾粮居然想起了娘。一顶圆帽下，映出的是一张长得有几分怪诞的老脸，这张脸左眼跟右眼有点不对称，鼻梁略有点高，嘴巴也跟着往上翘，使得整个脸都有种往上跳的架势，尤其眼袋上两颗豌豆大的黑痣，一下让这张脸充满了煞气，猛一看，阴森森的，远比东沟的何财主令人害怕。加上他又故意拿捏出一种姿势，使得很少见过世面的拾粮腿肚子一下就发了软，扑索索的抖。老五糊立在边上，水二爷居然没赏他一把椅子，这让他多少有些不开心，但，他是没有胆量露出来的，只能装做极虔诚极规矩地站在拾粮边上，等水二爷问话。

水二爷手捧烟枪，这枪是拿鹰骨头做的，打磨得十分光滑，荧荧的，往外发着一种水扑扑的光儿。那光儿到了脸上，就溢出一种有钱人的尊贵来。拾粮等着问话的空儿，就见管家老橛头双手捧着烟盒，一次次往烟枪里填烟丝。谁都知道青石岭的水二爷是个烟鬼，但他却没让大烟抽死，而且越抽面色还越红润，甚至比小他几岁的东沟何财主还要精神几分。这让许多人不解，难道大烟是他种的，他自个抽了就不会有事？

咕嘟儿咕嘟儿的声音响了好几十下，水二爷终于抽足了，冲管家老橛头递了个眼神，示意把家伙拿走。管家老橛头刚接过烟枪，他就突然问："几岁了？"

拾粮刚要张嘴，老五糊抢在前面答："回二爷的话，过完这个年，就……就二十了。"

"过年？"水二爷把目光对在五糊脸上，见多识广的老五糊看上去有些紧张。

"二爷，我是说……过完龙年。"

"你个老五糊，话说到草滩里了。"水二爷收回目光，原又盯住拾粮，对眼前的这个瘦柴棍儿，水二爷十二分的不放心，眼神里甚至隐含了一份不为人轻易察觉的戒备。他自然不相信这个瘦柴棍儿有二十，撑死了也就十六七，但他不揭穿五糊。他知道五糊的心思，无外乎就是想多说几岁，多从他这儿骗几个银子。长工的工钱跟年岁有关，二十以下是拿半份工钱的。他鼻子冷冷一哼，算是把五糊的话当成了个屁，接着问："地里，你会啥？"

"会的多。"一直抖着的拾粮下意识地就接了口。

"嗯？"水二爷皱了下眉，目光黑下来。

拾粮这才记起路上五糊爷安顿过的话，忙改口道："回二爷话，犁地会，种田会，打场扬场都会。"

"牲口呢，牲口会喂不？"

"这……"拾粮一时哑了。要说生成个庄稼人，谁不会喂个牲口？可水家大院的牲口跟何家大院不一样，何家那是养着使的，庄稼地里出臭力的，算是畜牲。可水家，却是发牲口财的，牲口比人还宝贝。

水二爷的目光阴下去，半个脸，让浮上来的不满遮住了，院里就缺个喂牲口的，原先马厩里的老五因为夜里贪睡，好几次不给牲口给夜料，让水二爷一顿鞭子打了出去。见空气僵着往沉里去，五糊爷赶忙抢着说："二爷，这娃灵性着哩，操心牲口，没一点麻达。"

"就你话多。"水二爷斥了五糊一句，不过，这话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。五糊涎着脸，趁热打铁道："我是个粗人，二爷甭笑话，这娃，我是看着长大的，东沟何家，还舍不得哩。"五糊爷说话的时候，佝偻的腰近乎要弓到地上，在这些大财主面前，他的腰永远是弓着的。人本来只有四尺高，这一弓，越发就看不出是个人，活

脱脱一个地瓜。

“好了，不问了，问也是白搭。”水二爷正要跟管家安顿，忽然就瞅见拾粮抖索着的双腿，很是不乐地问：“你抖个啥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没抖。”

“嗯？！”

“回……回二爷话，拾粮，拾粮不该抖。”

“瞅瞅你这点出息！老五糊，我可把话说明了，这院里，可是不收这没胆量的。”

五糊爷急了，再次堆出一脸笑：“二爷，您就行行好，赏他一口饭吧，这娃，可怜着哩。”

“可怜的人多。”水二爷冷漠地扭过脸，嘴角一呶，将话头丢给了管家老橛头。他没想到，一心心想喊来的拾粮，竟是这样一个没出息的孬种。一丝失望腾起来，败坏了他的心情。

老橛头很仔细地打量了一会拾粮，问：“这院的苦，受得？”

“受得。”拾粮忙答。

“这院的规矩，守得？”

“守得。”

“这草滩上的牛羊，你可拿性命护得？”

“……护……护得。”拾粮的话有些软了，若是再问下去，怕……

这当儿，就听院里一阵响，跟着，一阵风卷进来，风起风落处，三小姐水英英一身英姿走了进来，冲瑟瑟发抖的拾粮望了一眼，跟水二爷说：“爹，我又撵死一只野兔。”

管家老橛头正要拿话夸英英，水二爷却突地黑下脸：“英英，爹跟你说多少遍了，草滩上的生灵，都是我水家的亲戚，你咋老是不听话！”

“爹！”水英英一跺脚，娇嗔道，“是我不听话还是它不听话，我唤它几遍，它还跑，我不撵它还能饶它？！”

“你啊！”水二爷叹口气，跟管家老橛头说：“快去看看，这一趟撵下来，莫把马挣坏了。”

水英英嬉笑着凑过来：“爹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不是骑马撵的，是拿这个。”说着，身后亮出一个炮肚。水二爷一惊，那是山里羊倌专门用来打羊的，没想她一个女儿家，竟也学会了这玩意。

“咋，你能打着它？”水二爷问。

“能打着，就一石头，它就趴地上不动了。”水英英显得骄傲，脸上是蔑视一切的笑容。说着话，将长长的炮肚在爹眼前显摆了下，忽然又记起一件事，转身想离开。出门的一瞬，目光意外碰在了拾粮脸上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